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55
3

三



文庫 11
D 15
3

呂氏春秋卷第十 鎮洋畢氏校本

孟冬紀第十 節喪安死食異寶 異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 孟冬夏之十月日尾東方宿 昏危

中旦七星中 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宿周 其日

王癸 壬癸水日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

陽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皞氏之子曰

循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注高陽氏舊本作湯氏子曰

今改正又循其蟲介其音羽也羽水也位在北方。注

漫與曼鬚音義同皮漫胡謂律中應鐘其數六律也竹

皮長而下垂亦似閉固之象



48-11086

010190551259

管音與應鐘和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其

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其祀行祭先

腎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内故祀之先進腎屬水自用其藏也

則訓作祀井水始冰地始凍秋分後三十日霜降後十日

也始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

交氣也是月陰天子居左堂左个左堂北向堂也乘左

轅駕鐵驪左轅黑轅鐵驪載左旂衣黑衣服左玉左黑

色食黍與稷稷水屬也其器宏以弁宏大弁深象是月也以

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秋分四十六日而立

冬故多是在是月也謁

告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盛德在水立冬之

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六里還乃

賞死事恤孤寡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是月也命

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

日原兆又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龜日兆筮日卦故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以知吉

凶太史龔龜策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

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必察知之則行其罪罰

無敢疆匿者月令作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揜蔽古本

月令是下有月也二字宋是月也天子始裘始猶先也

本正義標題亦有是月字裘溫服優

尊者故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

成冬也。天地閉冰霜凜烈成冬也。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

行積聚無有不斂也。月令閉下有塞字。城郭也。城蓋也。令高固也。戒門閭修

鍵閉慎關籥固封璽璽讀曰移徙之徙門閭里門關籥固堅璽印封也。月令鍵作鍵關

作管璽作疆鄭注云。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塞

所以固國也關梁所以通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

薄紀數也正二十五月之服數遣送衣裳棺槨尊者厚

之服數舉重者則其餘皆正可知也營丘壘之小大高

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營度也。丘墳壘塚也。度其制

也等級也。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程法也。月令

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蕩動也。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

以考其誠物器也。勒銘工姓名著於器。工有不當必行

其罪以窮其情不當不功致也。故行其罪以窮是月也

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是月農功畢矣。天子諸

齒列也蒸俎實體解節折謂肴蒸也祈求也求明年於

天宗之神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

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

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注班齒列即周禮之正齒

位也舊本倒作列齒誤又體解亦缺體字又求大割祠

明年於天宗之神倒作之神於天宗今皆改正

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大割殺

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為上公死祀為貴神也先祠公

社乃及門閭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五祀木正句苾其

孟冬紀

祀戶火正祝融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為社
金正蓐收其祀門水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為土
官稷為木官俱在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
月農夫空閒故勞犒休息之不役使也○舊本大割下
有牲字月令無案注亦與月令同今刪饗月令天子乃
作臘舊本先祖作禱祖亦據月令及本注改正天子乃
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肄習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
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也師長也賦稅也無或敢侵削眾庶兆
民削刻也天子曰兆民兆大數也以為天子取怨于下稅斂重則民怨故取怨于下
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此為天子取怨于下者孟冬行
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亾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發泄
○使民流亾象陽布散發泄月令作上泄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

蟲復出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溫故盛冬不寒蟄伏之蟲復出也於洪
範五行豫恆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燠若之徵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秋金氣干水不當霜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曰不時小兵
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洪範五行急恆寒若之徵也

孟冬紀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
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
謂也○續漢書禮儀志下注引此不以物害生不以物害死兩句皆有物字此二者聖人
之所獨決也決知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

莊子曰生寄也死歸也故曰所不免也愛心不能忘也○續志注慈作若以下文觀之慈字是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

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言

不忍棄之溝壑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重

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慮計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

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

謂重閉無有可利若楊王孫僕葬人不發掘不見動搖謂之重閉也古之人有藏於

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

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扣讀曰掘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

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

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譬之若

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柱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

寇亂之患此杖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

矣得薄葬之情也○舊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

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

以相矜尚也慮計也以厚葬奢侈相高大不為葬者侈

靡者以為榮榮譽也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故事而

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

孝子之重之不忘重尊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

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

甚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言不安也民之於利也犯流

矢蹈白刃涉血盭肝以求之盭古抽字野人之無聞者忍親

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禮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醜其

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

於亂盧云疑此下當有世字蓋言聖人在上治平之

誰為禁世猶有貪利而冒禁者況於四海鼎沸之日其又國彌大彌猶益也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實也鱗

之體如魚鱗也施施玉於死者夫玩好貨寶鍾鼎壺盭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盭取其

冷也。梁仲子云壺盭劉本作壺鑑注同案集韻鑑胡

暫切周禮春始治鑑或從水亦作鑿鑿故左傳襄九年

正義引周禮作鑿鑿云案鑿子節葬篇云又必多為屋

幕鼎鼓几榼壺盭戈劍羽毛齒革寢而埋之凡兩見蓋

亦器名注似凡說慎勢篇作壺鑑鑿馬衣被戈劍不可

云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鑿馬衣被戈劍不可

勝其數其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不

人題湊之室室柳藏也題湊複案。案漢書霍光傳便

象棺外故曰黃腸木棺椁數襲重積石積炭以環其外

頭皆內向故曰題湊石以其堅炭以禦溼環繞也。案積炭

非但禦溼亦使樹木之根不穿入也姦人間之傳以

相告告語也。傳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不

止其發掘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

呂氏春秋卷十 節喪

者彌怠而葬器如故言寶賂不渝變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

喪載之以大輶大輶車也羽旄旌旗如雲僂僂以督之珠玉

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喪車有羽旄旌旗之飭有雲氣之畫僂蓋也

黼黻之狀如扇翬於僂遍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案禮記檀弓下云制絞衾設夔夔為使人勿惡也注云夔夔棺之牆飾也此作僂或音

同可借用此飭字義皆是飾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

之紼引棺索也禮送葬皆執紼以軍制立之然後可制法以此觀世觀世猶示

人也則美矣侈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於死人不可也苟便於

死則雖貧國勞民舊校云一作身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

為也

節喪

三日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木藂生曰林也

續志注山下有陵字林下有藪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

賓階阼階也若為都邑之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

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曠也曠者穎川人相視曰曠也一日曠者謂人臥始

覺也。曠與瞬同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文賦引作萬世猶一瞬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久

之續志注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

慮謀也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

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

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發也扣之必大富世世

乘車食肉謂扣墓富而得爵祿故人必相與笑之以為

大惑惑悖也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續志注作而為之

哉彼自古及今未有不亾之國也無不亾之國者是無不

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亾矣宋中山已亾

矣趙魏韓皆亾矣其皆故國矣續志注作趙韓自此

以上者亾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不可勝數亾是故大

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續志注君之

不令民令善續志注句上有今夫二字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

鄉里之所釜甌者而逐之以釜甌食之人皆欲討逐之

顧亭林引作甌注云甌同今從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肖

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肖居官循治人而祈美衣侈食

之樂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窮極於是乎聚羣多之徒

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巨大墓葬之厚者

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有人自關中來者為言姦人掘

外為屋以居人即於屋中穿地道以達於葬所故從其

利無所不至初無古今之異也日夜不休必得所利

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

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

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

蓋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擲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

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此之謂也

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也又蓋其修 堯葬於穀林通

樹之通林以為樹也傳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

向云葬濟陰上隴山續征記在小成陽南九里通典曹

州界有堯冢堯所居其說皆非羅莘路史注以墨子云

堯葬蚩山之陰王充云葬冀州山海 舜葬於紀市不變

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

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墨子云舜葬

南已之市御覽五百五十五作南紀引尸子作南已案

路史注云紀即冀故紀后為冀后今河東皮氏東北有

冀亭冀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舜葬

蒼梧皇覽謂在零陵營浦縣九失之梁伯子云因學紀

聞五引薛氏言蒼梧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亦非閩伯

詩云海州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於此之說

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是

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費財也 非惡其勞也

惡猶 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

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

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隲舊校云則同

乎阪隲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眾知愛人者寡謂凡愛

之眾多厚葬之知所以愛 故宋未亾而東家相東家文

文公厚葬故冢被發也 齊未亾而莊公冢相莊公名購

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 齊未亾而莊公冢相信公之父

呂氏春秋卷十 安死

以葬厚 國安寧而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亾乎

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

危之其此之謂乎 使見發掘之謂。續志注作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

不可以厚葬矣 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此言不知鄰類也 詩小雅小旻之卒章也無兵搏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為政不

可以不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

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

不知鄰類也 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

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 方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

為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 非猶罪也 而非所以鬪非所以爭

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

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 故反以相非以下似魯季

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

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弔之入

門而左行故曰從客位也主人以璵璠收斂者也孔

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 上曰以寶玉收斂之猶暴骸中

原也 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孔子以平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

當以斂而反用之肆行非度人又 徑庭歷級非禮也雖

然以救過也 孔子非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

也級 從下言不欲違禮亦不欲人之失禮故歷

安死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

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為賈

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為字

此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人不利之○列

無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子說符篇淮南

史記滑稽傳正義引此同而名甚惡惡謂丘名也○史

有垢谷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此見正義引作而前

越人信禳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禳可長有者

其唯此也唯獨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

後漢書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

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

以異乎俗也嶽人利利孫叔敖病利五員亾荆急求之

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登升也太

則未聞多知將問所以自竄也○案高氏注淮南地形

訓云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此何

輝縣西北與山西澤州相鄰也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

舉猶謀也俗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

東南嚮而唾欲令之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

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涉見一丈人丈人長刺小船方

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名族族姓則不肖

告丈人不肖告解其劍以予丈人舊校云子一作獻曰此千金之劍

也願獻之丈人也丈人不肖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

者爵執圭祿萬檐檐與檐古通用今作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

猶不取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萬檐萬石也

故曰我何以欲子之千金舊校云猶一作尚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

偽舊校云何一作曷梁伯子云此江上丈人五員過於

吳過猶至也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

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眾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

以為為矣何不有為言無不為也江上丈人無以為矣

故曰而無以為為也案注當云乃大有為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為也

得而聞聞知也身不可得而見求之江上不能得也其惟江上之丈

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司城

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

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長者曰

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

子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蘇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

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蘇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

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
精微妙也
彌麤疏也

異寶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

原原故國廣巨兵彊富○舊校云一作充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

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

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置其祝曰從天

墜者墜隕也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

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孰誰也湯收其三面○舊校云收一作放孫云

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揚子雲羽獵賦引此收竝作拔舊校當是一作拔置其一面更教

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紆紆緩○賈誼書諭誠

循緒舊本蝥作螯誤紆疑與紆通注訓為緩非是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

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

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四十國歸之○梁仲子云李善注人

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

國非徒網鳥也徒猶但也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吏

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

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

呂氏春秋卷十 異用

主也也與邪古通用御覽八十四作邪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

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髓骨骨有肉曰髓無曰枯又況於人乎或得

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說說民意也故聖人於

物也無不材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

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

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

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孫云御覽七百十公作父下無父字搏杖作

持杖杙步而倍之作杖步而倚之廣韻杖字下引云孔

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柱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

問其妻子尊卑之差也蓋約此文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

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

長幼養老也禮射中飲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

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為務也仁人

之得飴飴餽以養疾侍老也侍亦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

取健也跖盜跖企足莊躄也皆大盜人名也以飴取人健壯開人府藏竊人財物者也案淮南說林

訓桷下惠見飴日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日可以黏牲見

物同而用之異注牲門戶籥牲此云健即牲也黏牲使

之無聲又開

之滑易也

異用

呂氏春秋卷第十

終

總校 王詒壽分校 章乃錫校 吳承志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鎮洋畢氏校本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 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吳

南天文訓 昏東壁中旦軫中 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軫

斗屬越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

旦時皆中 於南方 羽說在 律中黃鐘 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

孟冬 黃泉之下故 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萌聚於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

曰黃鐘也 盂壯地始坼 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 鷓鳴不鳴虎始

交鷓鴣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乃陽中之

南本作鷓鴣且淮南作鷓鴣天子居玄堂太廟太廟中乘玄輅駕鐵驪

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菽其器宏以龔說在孟冬命

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以固而閉有司

禮為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主發蓋藏起大眾地氣且泄

是謂發天地之房房所以閉藏也且泄古本月令同

亦無解然則沮字非也音律篇亦作陽氣且泄諸螫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

發泄陰氣故蟄伏者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

暢月也是月也命闔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闔

官尹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申宮令

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門閭蔡邕

月令說作門闔云闔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門宮

中之門曰闔闔尹之職也闔里門非闔尹所主知當作

闔見月令問答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注則

尊卑一乃命大酉秫稻必齊麴蘖必時大酉主酒官也

者也化熟故謂之酉於周禮為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

授酒材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與蘖必得其

時則酒善也○注酉醞米麴及故謂之酉兩酉字舊本

皆作酒訛又麴與蘖必得其時舊無與字案上云秫與

稍則此亦當相配且與下注數六物相合也湛饔必潔

又舊本疊得其時三字案亦衍文今去之

水泉必香湛漬也饔炊也香美也炊必清潔水泉善則

藩釜未詳陸德明音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

子廉反異於高讀

酉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六物秬稻麴蘖水火也

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皆有功於人故

祈祀是月也農有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

取之不詰詰誅也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有能取疏食田獵

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疏食野虞掌山澤之官也故教導之也其有侵奪

者罪之不赦必罰也是月也日短至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

五十五故曰日短陰陽爭諸生蕩故曰爭也諸蟄伏當

至在牽牛一度也陰陽爭諸生蕩故曰爭也諸蟄伏當君子齋戒處必弇弇句身欲

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弇深遂也寧靜也聲五聲也色五色也屏去之崇寂靜也

陰陽方爭嗜慾咸禁絕之所以安形性也處必弇以其所居言之今月令作處必揜身蓋與仲夏文相涉而

更誤矣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定猶芸始生荔挺出蚯

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芸蒿菜名也荔馬荔挺生出也蚯蚓蟲也結紆也麋角解墮水泉湧

動皆應微陽氣也鄭注月令云荔挺馬籬也與此異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

是月也竹木調物又斧斤入山林之時也故伐取之也

○案周禮地官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注云

望濡調此注調意正同又物與制刃忍古皆通用有是

取柔制者此則取其堅制也汪本乃改作調均非是

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

闕門闕也於周禮為象魏築囿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閉

門閭皆塗塞使堅牢也

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

炎上故其國旱也清濁相干氣霧冥冥也夏氣行秋令

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水之母也冬節

事以干水故瓜瓠不成白露故雨汁也金用

多疾癘春木氣木生蟲故蟲螟為敗食穀心曰螟陽氣

疾癘也○月令減作咸古通用左傳咸黜不端正義云

諸本或作減又不為末減王肅注家語云左傳作咸梁

仲子云羣經音辨咸有胡斬切一音消也史記索隱司

仲冬紀

二日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也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說忠言也不肖主反之春秋傳

之尤者乎故被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

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日致為暴劫之政也孟子曰惡

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美成人時灌之則惡之

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

者也精猶甚甚於自荆莊哀王獵於雲夢荆莊哀王考

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南郡華容也○此楚莊王也不

當有哀字說苑立節篇渚宮舊事御覽八百九十皆作

楚莊王是穆王子也或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

奪之隨兕惡獸名也子培申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稱

隨兕說苑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下陵其上謂之暴誅

作科雉培也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

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子培之賢百倍於人必有所為故也故曰願王察之也

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為代王殺隨兕故死也荆興師戰於兩棠

大勝晉兩棠地名也荆剋晉負故曰大勝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

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兄之有功也

於車下於王車下奪王隨兕所以代王死之兄有是功

又軍旅下衍曰字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

之名觸死亾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

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忠猶愛也持猶得也忠愛君上犯

君王得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

古書也此三月必死故曰不出也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

與王爭隨兕而奪王也故伏其罪而死罪殃王令人發平府而視

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申公子培

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美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

不知不為沮勸進沮止也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瘠齊王潛

王之疾即周禮天官疾醫之所謂瘠首也盧云案瘠首

常病之疾未必難治此或與消渴之消同使人之宋迎

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已猶

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

非怒王怒讀如強弩之弩○則疾不可治○孫云御覽六百四十五

治作活與下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合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

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

臣之母幸哀也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

為治也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三不如期也齊王固已怒

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

言故不解屨以履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果甚怒不與文摯言也文摯因出辭以重怒

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已除愈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

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

三日三夜顏色不變變毀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

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

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臣故曰易也亂主殺之故曰難也文摯非不知活王

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為太子故

行其所難也死之以成太子孝敬之義也○此事姑妄聽之而已

至忠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平之不可得大

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猶回也雖名為諸

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挺猶動也誠辱則無為樂生

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生為故日無為樂生也○注欲字疑衍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

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污矣將眾則必不撓北矣北走也

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

之出猶去去生必死也徇猶衛也○注衛也疑從也之說見下注國有士若此則可謂

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言得之難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其患

者當其難也雖得踐其難踐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若此士者得之固難幸而得之矣又患在於人主不能知之所謂以眾人遇之也注殊失本意有與又同智讀曰知墨子書皆如是

吳王欲殺王子

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闔廬光篡庶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

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惡安也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

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

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

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擊執妻子

焚之而揚其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孫云李善注文選鄒陽獄中上書作執

其妻子燔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左氏哀廿年

此與吳越春秋皆云在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

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

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

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涉

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捧之投之於江

浮則又取而投之孫云李善注文選郭景純江如此賦捧之作捧而浮則作浮出

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汝要

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

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

便事也臣以為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

義此文訛案吳越春秋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夫捧而浮乎江三入三

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為辱矣夫

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

死果終也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

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以取吳國之

也貴富也衛懿公有臣曰弭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也演讀如音子

之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

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魯閔二年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

使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遂潰而去翟人

至及懿公於榮澤○左傳韓詩外傳七竝作榮澤當從之殺之盡食其肉

獨舍其肝引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嘯盡哀而止曰

臣請為禲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禲表也納公之肝於

其腹中故曰臣請為禲者也桓公聞之曰衛之亾也以爲無道也今

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引演可謂忠

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出去也去生就死以徇從其君非徒徇其君也

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忠廉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

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

者也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天下者必此四

者所貴辨者爲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

也所貴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

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徒其弟子跖曰奚啻其有道也

夫妄意關內關閉也中藏聖也以外知內此幾於聖也○案妄意關內於文已足不

當復有中藏字淮南道應訓作意而中藏者聖也疑後人以淮南之文旁注關內下後遂誤入正文入先

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

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大盜者備說非六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

非者譏呵其闕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以為堯有不慈

武也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也

之名不以天下與育子丹朱而反舜有不孝之行詩云

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遂禹有淫酒之意禹甘旨

不告而娶故曰有不孝之行也成湯放桀於南巢周武殺

之故曰有湯武有放殺之事殷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

注涵之意五伯爭國骨肉相殺以大世皆譽

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稱六王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

之人皆諱之惑也放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故死而操金椎以

也此之謂也注引論語殊不切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敲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音

敲擊也辨說六王五伯之闕而欲見敲其頭辨如此不

若無辨也音敲舊本作殺注音敲作音敲又一本作音

韻敲敲並苦角切是其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

音正同也今俱改正上謁告也上君也語曰葉公告孔子曰吾黨

亦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之謂也上執而將

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

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

不誅者乎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荆王聞之乃不誅也

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齊

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

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也觴爵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

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也革更於是具染而已染鼓

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繼

以淫勇而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注迂甚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

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少小也

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

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

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置立也用法

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樹德化下也法當以法紂為淫虐以亂天下故曰不若無法也

○注法當以法向有脫誤其意蓋謂立長建善不當徒法也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短近也今之於

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

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古今前後

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莫喜數

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子也犯我使從義也

篇作筦饒新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與之居不

察之使我從義入禮則不穀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穀非猶罪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莫謔為五大夫也申侯

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意志也先意承志傳所謂從而不違

也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

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也故曰不以吾身遠而不穀喪焉也注疾疹左傳作疾痰

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僖七年傳曰初申

侯之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子取子求不汝疵瑕也後之人

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速行母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此之謂也申侯伯如鄭阿鄭

君之心先為其所欲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為也

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

也上前也猶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公悼公

之子調和也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

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

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

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禹治

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呂故曰呂望遭紂之亂聞西

伯善養老者遂奔於周釣於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

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歸號為太公望使為太師文

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傳曰齊大岳之育

○注吾望公之久矣史記齊世家作吾太公望于久矣宋書符瑞志太公望本名呂尚文王至磻谿之水尚釣

于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

名荅曰望釣得玉璜云云蓋本尚書緯帝命驗之文梁

仲子云注蓋引左氏莊廿二年傳姜周公旦封於魯周

太嶽之後也而偶涉隱十一年之文日文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幼二君者甚相

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

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

也削弱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

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

上功則臣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魯公以削至於觀存

也觀裁三十四世而亾自魯公伯禽至頃公雖為楚吳起

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吳起衛人為魏將善

外謂北邊也武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邑

史記魏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岸止車而望西河後

篇止車而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

釋天下若釋躡釋棄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振泣而應

之曰子不識識知也○振與技同君知我而使畢能

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為之今君聽讒人之議讒人

也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秦將

不復久也魏失西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閒西河畢入秦

河故從此削弱也畢由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座疾

秦日益大盡也

呂氏春秋卷十一 長見

惠王往問之惠王武侯之子。座舊作痊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

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曰公叔之病甚矣○舊本作公叔之疾

引皆作公叔之病甚矣今據改正將柰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

鞅願王以國聽之也御庶子爵也鞅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鞅或曰衛鞅言其智計足以

相社稷能使用而從也為不能聽○為御覽作若勿使出境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無

令他國得用之也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

故曰勿使出境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王

夫公叔死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

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

不悖為悖悖者不自知為悖故謂不悖者為悖

長見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總校王詒壽分校 許德裕 陳謨 校

呂氏春秋卷十一 長見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大呂天賦之輔 鎮洋畢氏校本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日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也。此書發舊竝從務案說文從殺今竝改正 昏婁中旦氏中 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氏東方宿

韓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案淮南天文訓氏屬宋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

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大呂陰律也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

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也。注所以旅陰即陽舊本旅下有去字

衍今 刪去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

始巢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雉雉雞乳

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乳卵也天子居立

堂右个立堂北向堂右个東頭室也乘立駱駕鐵驪載立旂衣黑衣

服立玉食黍與菘其器宏以命命有司大儼旁磔出土

牛以送寒氣大儼逐盡陰氣為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

掌蒙熊皮黃金四日立衣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時

儼以索室驅疫鬼此之謂也旁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

於東門外是也注其畢冬之氣也其字衍又令之鄉

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猶飛也厲高

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天

日神地日祇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也

月令無行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漁讀如論語

將捕魚故命其長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

也天子自行觀之盛也復或作復凍重象也月令作水澤腹堅舊本於

此下又有一堅字乃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

命取冰冰已入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令告民

出五種出之於窮簡擇之也命司農計耦耕事計會也耦合也

字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籥章仲春

詩以逆暑仲秋夜逆寒亦如之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

舉春秋省文也則冬夏可知四監者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

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內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

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之薪燎也○寢廟月令作郊廟案注所以供寢廟及百祀郊也下文寢廟始注云祖廟則此處正文亦必本與月

令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次宿也是月故曰日窮于次也月遇日相合為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日朔故日月窮于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

故曰星迴于天也一說十二次窮於牽牛故曰窮于次也紀道也月窮于故宿故曰窮于紀星迴于天謂二十八宿更見于南方是月迴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月牽牛故曰星迴于天也

正夏數得天言天時者皆從夏正也故於是月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將更始於正月也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獨於農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

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讀曰勅勅正國法論時令所宜者而行之○月令與公卿大夫

夫共飭國典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次列也諸侯異姓者太史乃次其列位國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皇上帝五帝也社后土之神謂句龍也稷田乃命同姓之

國供寢廟之芻豢寢廟祖廟也親同姓故使供之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

川之祀宰歷於周禮為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以御其眾故命之也○令月令作命正義云宰小宰鄭注云歷猶次也此注以宰歷連文凡在天下九州之

似誤或歷字衍掌字舊本脫今補民者無不咸獻其力獻致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行之是令行之是

之令也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季也二十日為二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

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白露蚤降

介甲之蟲為妖災也金為兵革故四境之民入城郭以自保守也○四鄰月令作四鄙行春令則

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之令氣不和調故胎養

天傷國多逆氣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之由故命曰逆

釋火氣炎陽又多淋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火氣溫干時之徵也

季冬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義何難之避也臨患忘

利道而遺生行義惟義所在不必生也故曰遺生也視死如歸易也有如

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任大國之君不能得友

天子不能得臣也堯不能屈許由周不能移伯夷漢高不能致四皓此之類也大者定天下其

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一國蘧伯玉段干木是也

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務勉也賢

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仕之故齊有北郭騷

者結采以拊蒲葦織葩屨舊本作履履校云一作葩履今據尊師篇定作葩屨

以養其母猶不足也猶尚也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

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

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之利不苟且而取

也當義能死 故不苟免 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

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 ○次分字衍說 苑復恩篇無 辭金

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齊君 有閒無 幾閒也 出奔過北郭騷

之門而辭 辭者 別也 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

適 適之 也 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 奔走 也 北郭子曰夫

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亾豈不宐哉亦

不知士甚矣晏子行 行去 也 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

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 ○當舊本作當訛今從 說苑改正焉彼作者

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 仇 也 今晏子見疑吾將以

身死白之 白明 也 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

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

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

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

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

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

郊 駟傳車也郊境也 駟各本多作駟李本作駟案文 十六年左氏傳楚子乘駟杜注駟傳車也與此合今

從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

也曰嬰之亾豈不宐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晏子自謂施 北郭騷不得

其人為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為其殺身以明己
故曰嬰之亾豈不宐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
舊本正文嬰之亾上有
晏字衍今據注刪去

士節

三曰以貴富有入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亾

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麗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

周流天下窮矣賤矣窮一作貧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

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

能以貧賤不能其易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

力能霸德不能王也晉文公反國舊校云一作反人介子推不冑受賞自

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丞佐

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他魏犇介子推也龍反其鄉得其處

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露雨膏澤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

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案傳載介子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安有白為詩而懸於公門

之事說苑復恩篇以為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說尚可疑歌辭與此及史記晉世家新序節士篇所載各不同

梁仲子云橋死疑是稿死御覽九百二十九無橋字文公聞之曰謫此必介子推

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

百萬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登舊本登誤從艸又注音登二字亦與高

注不似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

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

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噓日

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

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曰○梁仲子云列子說符篇亦作爰旌日後漢書

張衡傳作旌晉注云一作爰精目并引列子亦作精目又新序節士篇作族目訛將有適也而

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三

舖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

旌目曰諱汝非盜邪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

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昔者齊饑黔敖為食

於路有人戢其履曹曹而來黔敖呼之曰嗟來食揚其

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

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以為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買一介相似旌目其類也○曹曹而來禮記檀弓下作

然來鄭人之下韃也韃邑名也義則未聞○吳志伊字

子云說文婚籀文作慶略相似古音附錄以革旁作者

云古昏字未詳盧云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改號曰鄭

此昏疑即漢志陳留郡之東昏縣正鄭地鄭人下昏或

即說韓滅鄭一事觀下云韓荆趙更可見鄭人之即韓

矣莊躄之暴郢也莊躄楚成王之大盜郢楚都○梁伯

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莊躄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

在楚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說曰莊

躄為盜於境內以為莊王時而高氏以為楚成王時

則又在莊王時而杜氏通史漢則以躄為莊王苗裔在楚

非漢書以將軍莊躡與盜名氏相同是二人此未敢信
盧云案後漢書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豪伐
夜郎因雷王滇池杜氏言即莊躡華陽國志南中志云
楚威王遣將軍莊躡伐夜郎剋之會秦奪楚黔中地無
路得反遂雷王滇池此本非楚之境內地今此言暴郢
韓非言為盜於境內荀子言莊躡起楚分為三四皆與
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蔑之死與躡並言案秦殺唐
昧昧即蔑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躡當威懷時亦可見
此注或本作威因形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
近而誤成未可知也括軍於長平阬
其四十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
萬眾卒眾庶皆多壯矣○盧云壯傷也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
以避死避猶免也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
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
謀豈不遠哉

介立○一作立意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

○舊校云磨一作靡注亦同堅與赤性之有也○各本今案不見所為注豈脫漏歟

字唯朱本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之

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猶此也倍百人為豪○舊校云豪士一作人

豪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孤竹

國在遼西殷諸侯國也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

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

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

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

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

微子開於其頭之下共頭水名○案其頭即共首山名在漢之河內共縣而與之

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相猶使也使奉

桑林之樂孟諸澤名也為私邑也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其頭

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謔異乎哉

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

而不祈福也時四時所求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

求於民也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壞○

宋邦又本作壤壤亦傷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

而遽為之正與治遽疾也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係威也貨行

謂與膠鬲盟加富三等也阻依保持○阻丘疑是阻兵杜注左傳阻恃也係亦當訓恃割牲而盟

以為信因四內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宣揚武王威殷之夢

以喜眾民○案事見周書程寤篇今已亾御覽五百三十三載其略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

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闕化為松柏械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曰召發于明堂拜吉夢受商

之大命于皇天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

上帝此其事也紹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遭乎亂世

不為苟在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

也漫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

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於天下也有

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汙於武

○注忠疑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

當作重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

誠廉

五日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義也以

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

以義為人殺身故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奚何也不知

乃令之為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

不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故盡豫讓公孫宏○避是矣

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為之報

孟嘗君知公孫宏故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

賀舉國皆賀國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

不但不知相賀也乃不知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湯

賢也故曰不通乎輕重也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

受命之王名天乙商主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

子也武王周文王之帝舉之孫帝發之子紂殷失天下之

桀夏失天下之孫帝乙之子也○注文丁舊本作太丁訛今

不侵

據竹書紀年改正 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子墨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

不能與之爭士也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也

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來猶致也必自知之然後可可者可致也

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於智氏

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告語也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

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

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

眾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句是國士畜我也○是舊本多作

謂則當以所謂連讀今從李本作是義長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

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為念於猶厚也又況於中人

乎孟嘗君為從關東曰從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

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

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

之未晚也晚後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往行公孫宏敬

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

孫宏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醜或作恥恥辱也觀公孫宏云何也公孫宏見昭王

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醜或作恥恥辱也觀公孫宏云何也

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不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屑為人臣○舊本慙上脫不字又屑訛作肖案戰國齊策云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有如此者三人有此者三人也能治可為管商○策作能致其如之師管仲商鞅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策作能致其如此者五人有此者五人也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

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宏自謂也故言有如臣者七人也

○七人策作十人注殊贅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論明公孫宏敬諾公孫

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策作大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

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凌侮可謂士矣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

之謂也○策作可謂足使矣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涪灘涪大也難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情性也涪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為涪灘也○案今謂始皇即位之年歲在乙卯錢氏塘以超辰之法推之

呂氏春秋卷一 序意

知在癸丑再加七年是庚申是年又當超辰則為辛酉
而此猶云君灘者失數超辰之歲耳超辰亦謂之跳辰
周禮馮相保章注疏中詳言之自東漢以後不明此理
故武帝太初元年班固謂之丙子者後人卻謂之丁丑
矣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君文信侯

曰呂不韋封洛陽號文信侯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

圓在上大矩在下圓天也矩方地也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

古之清世清平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

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

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

固維寧人曰信信維維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

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

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公正智不

公則福日衰災日隆盛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

之盛衰於此西望日暮也故曰倪而西望之也○倪與

睨同李本作兒注跌與眈同周禮大司徒日東則景夕

多風鄭司農云景夕謂日跌景乃中史記天官書日跌

漢書天文志作日跌謝云此句文與上不屬又下一段

亦不當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冒進青莽為

參乘○舊校云一作青莽案李善注文選陳琳荅東阿

王賤引作青莽梁仲子云漢書人表作青莽子水

經汾水注作清莽今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類象青

莽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

呂氏春秋卷十二 序意

且有事

言將殺襄子○選注無吾字是長者讓自謂也

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

且為大事

○選注作子今日為大事

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

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

為可

適可得死也

乃退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

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

○舊云一作廉孝案廉孝二字與此無涉必尚有脫文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總校王詒壽分校

許德裕陳謨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鎮洋畢氏校本

有始覽第一

應同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

始初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以生

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

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

經猶道也以寒

暑日月晝夜知之

知猶別也○舊本以寒下衍以字今去之

以殊形殊能異

宜說之

形能各有所施故說譯之也

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

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

合和也平成也

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其形○舊校云一作平也者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上有

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水曰澤無水曰藪風有八等水

有六川○淮南地形訓作水有六品後六川作六水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

其星角亢氐鈞平也為四方主故曰鈞天東方曰蒼天

其星房心尾東方二月建卯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

野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

曰變天斗牛北方宿尾箕一名析木之津燕之分野斗牛吳越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婺

女虛危營室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

北方宿一名豕韋衛之分野奎西方曰顛天其星胃昂

畢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顛天昂西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注昂畢上當有胃魯之

分野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嚳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也為

參西方宿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東南方曰炎天其星輿

井南方宿一名鶉首秦之分野南方曰炎天其星輿

鬼柳七星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

名鶉火周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故曰陽天張翼軫南方宿張周之分野翼軫東南木之季也將

楚之分野○注張翼軫南方宿舊脫軫字又南訛作北

今改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兩

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東至清河西至西河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

河出其北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泗水東

濟經其南南方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

方為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在今太山

郡是為王屋首山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阪之南河曲之

東嶽也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

中伯夷所隱太華在弘農華陰縣是為西嶽也縣西北周家所邑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

紆警如羊腸在太原晉陽縣北注末七字舊本缺據

李善注文選魏武帝苦寒行所引補又誘注淮南地地形訓云孟門太行之限也此不注疑文脫何謂九

塞大汾冥阮荆阮方城大汾處未聞冥阮荆阮方城皆在楚魯定四年吳伐楚楚左司

馬請塞直轄冥阮以擊吳人者也大汾淮南作灑阮彼注云今注云在晉此何以云未聞冥阮淮南作灑阮彼注云今

宏農澠池是也皆與此不同豈彼乃許殺井陘合疵句

慎注歟又塞字舊本脫今案傳文增殺井陘合疵句

注居庸殺在弘農澠池縣西井陘在常山井陘縣通太原

沮陽之東通軍都關也淮南殺下有阪字合疵舊本

訛作疵處據注是合疵淮南注云合疵在遼西則即是

合支乃齊桓所刺者又軍都關舊訛作居都關淮南注

作運都關錢云運乃軍之訛軍都亦上谷縣在居庸之

東今皆何謂九藪藪澤無水曰藪吳之具區具區在吳

改正淮南吳楚之雲夢雲夢在華容秦之陽華陽華在鳳翔或

作越楚之雲夢郡華容秦之陽華陽華在華陰西

雨雅作陽陰淮南作陽紆注云晉之大陸魏獻子所畋

也注畋舊訛作居據梁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

左氏定元年傳改正梁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

呂氏春秋卷十三 有始覽

也趙之鉅鹿廣阿澤也。郭璞注爾雅晉有大陸云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爾雅本無趙之鉅鹿

而有魯之大野周燕之大昭。大昭今太原郡是也。○大昭淮南作昭余爾雅作昭

余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炎風良氣所生。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震

所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熏風。○舊校云熏風或作景風。案淮南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曰凱風。詩曰凱風

作景風南方曰巨風。自南。○孫云李善注文選木元

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西南曰淒風。坤氣所生。一

仁河陽縣作詩引俱作凱風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一

涼風西方曰颶風。兌氣所生。一

風○淮南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一

作麗風何謂六川河水赤

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出崑崙東北。岷赤水出其東

流直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岷江水出

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也。○

注自塞北東流水經注北作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

外又下作直遼東無至字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水道八千

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淮南

作小水萬數。陸無水水盛。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

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南極

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極星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

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遠道外道也。故

明也。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近道

呂氏春秋卷之三 有始覽

也乃參倍于上下曰高也當極之下分明不寘曜統一也故曰無晝夜。注下曰疑是夏日不寘疑是不寘

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

也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眾帝所從也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引之有皮黃葉

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日直人下皆無影大相叫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蓋天地中也。注引舊作豕字訛案海

內南經云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葉如羅其實如檠其木若藎其名曰建木在窶窶西天

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物以一身喻天地萬物身曰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故眾耳目鼻口也眾五穀寒暑也此之謂眾異

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舊校云斟一作堪注亦同聖案堪或是斟字會集也盛也

人覽焉以觀其類天斟輸萬物聖人總覽以知人也解在乎天地之所

以形天地之初始成形也雷電之所以生震氣為雷激氣為電始生時也陰陽材

物之精陰陽皆由天地陰陽例萬物也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

皆由天地陰陽以生各得其所樂故曰之所安平也

有始覽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徵應也黃

帝之時天先見大蟻大螻螻螻蛄蟻蛄皆土物。注螻螻蛄舊本作蛄螻今補正

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則法也法土色

尚黃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

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法木色青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

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法

色白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

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法代火者

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

法水色黑水氣至而不知數倘將徙于土舊校云徙一作見天為

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猶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

應和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鼓擊也擊大宮而小宮

類相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水流溼者先

感也然先山雲草莽水雲魚鱗舊本誤作角鱗吳志伊字彙

案唐宋人類部所引皆作魚鱗淮南覽冥訓亦同今改正早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

皆類其所生以示人御覽入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

師之所處必生棘楚軍師訓罰以殺伐為首棘楚以戮

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此偏不為孝文王諱何也禍

注亦不明訓罰疑討罰戮人舊作戰人訛今改正禍

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自從也凡人以為

也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案覆巢舊剝獸食胎則

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疑當作不物之從

同不可為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後君同則來

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聽父雖親以黑

為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芑芑昧昧

○舊本皆不重案文子符言上仁篇淮南

繆稱秦族訓及御覽七十七引皆重此注亦然今據改正

因天之威

○舊校云一作道

與元

同氣

芑芑昧昧廣大之貌天之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

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

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

同元氣也

王者同義

同仁義也

霸者同力

同武力也○文子淮南並作同功

勤者

同居則薄矣

同居於世

亾者同名則柄矣

同名不仁不義粗惡也

其智

彌柄者其所同彌柄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

精微妙也故

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

同皆有合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

○舊校云

一本作桀為惡而眾惡來

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

人或召之也

職主也召致也

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

未必亾也召寇則無以存矣

存也

凡兵之用也用於利

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

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

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為足

足止人攻

治則為利者不攻矣

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因為名也名

實不得國雖疆大者曷為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

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事見召類篇史墨作史默

應同

舊作名類乃召類之訛然與卷二十篇目複舊校云一名應同今即以應同題篇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句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亾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扣其谷而得其鈇扣舊訛作相今從列子說符篇改正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舊校云謂

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官為甲無以組用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孫云御覽三百五十六作雖無為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

蔡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醜其

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

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

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

投者翔以鈎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

者憚以黃金注者殆列子黃帝篇注竝作掘婿作潛文義各小異此投字無攷淮南說林訓又作鈗其祥

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益

內掘淮南作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注云掘律氣不安詳列子作凡重外者拙內語更簡而明

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

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兩事皆見去宥篇老聃則得之矣

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

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

廢絕舊校云聖王一作聖人世主多盛其歡樂舊校云歡一作觀大其鐘

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

凍餒天勝壯狡汙盡竊屈狡與佼同說見仲夏紀加以死虜攻無

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

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溼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庫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與墨子非攻

篇意

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

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之為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閒故賢王秀士之

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

務勉也

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

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

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

其與

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

穀言善言辯別也

造父始習於

大豆蠶門始習於甘蠅

習學也大豆甘蠅蓋御射人姓名○梁仲子云列子湯問篇造

父之師曰秦豆氏此大豆當讀秦案蠶門即蓬蒙荀子王霸篇史記龜策傳皆同漢書人表作蓬門子莊子作蓬蒙法言學行篇作蓬蒙音薄紅切鹽鐵論能言篇作逢須唯今本孟子乃作逢蒙御大豆射甘

蠅而不徒人以爲性者也

專學不徒以得深術

不徒之所以致遠

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

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徒之故御射得御可以致遠追

急射而發中可

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

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

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施仕魏○見不屈篇公孫龍之

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說偃兵見應言篇梁仲子云空洛

之遇事見後注辭篇作空雌地名豈亦空雒之誤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

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

穿翟翦皆辯人○廿二事亦見注辭篇

聽言

五日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梁仲子云淮南記論訓

而十起作饋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欲以問知所不知也故曰

通乎己之不足情欲之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物不爭愉易平

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舊校云得一作以因然而然之使夫自

言之○舊校云言一作空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

說者持容而不極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也雖有天

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寧以冥為明以亂

為定以毀為成以危為寧也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

殷周以亂而亡比干以忠而死不當亂故人主之性○舊

校云一作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

不疑者不可而行之故以為過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所不

不敢施故不為所以知者不可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

施而必為故曰過於其所以知其所不疑其所已知俗主

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所以度量身揆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

行之以度量身揆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

其慎所不疑審所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

天下而試禹惡安試用也何以得賢於天下能用舜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

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反本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

之情惑眩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其治

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奚何也逮

也及太止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生自知其上其不知則

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暮晚學賢問三

代之所以昌也學賢知昌盛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

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為不知夫不知者而自以名不徒

為知則反於道百禍歸之故曰百禍之宗也惟賢者然後立名成

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功而存其國也傳曰

不有君子其能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牟猶大

國乎此之謂也愛物本於中心精妙幽微亦非不肖所及故難見也其仁

之道磔落不凡惟義所在非不肖所及故難見也其仁

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

不深知賢者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不肖世

賢世治則賢者在位在上已下又見後觀世篇主不肖世

呂氏春秋卷一三 謹聽

辭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周厲王無道流于彘而滅

無天子十一年故曰已絕○秦昭王五十二年西周亡十年而始皇帝繼為王又二十六年始為皇帝所云天

子已絕者在始皇未亂莫大於無天子○亂字舊本脫為皇帝之時注非是

觀世篇無天子則疆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

改正○舊校云休息一作暫今之世當之矣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

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也所處

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

得賢則欲而得為而成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

而玉○梁仲子云水經渭水上注引作太公釣茲泉孫云御覽七十又八百三十四竝作茲泉舊本句末

王字脫亦從御覽補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之知之與不知也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諸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也

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齊民凡民非一故言諸眾○舊校云令一作合案觀世篇亦

能可盡可盡得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

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

上矣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

皆見下賢篇此田子方乃段干木之訛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

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世古書也名者詩云有暍淒

淒與雲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暍陰雨也陰陽和

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及私也○案

顏氏家訓書證錢詹事曉徵作漢書攷異據韓奕篇祁祁如雲謂經師傳授有異非轉寫有訛又段明府若膺

云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無有言與雨者與雲祁祁雨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語意正

相似案錢段二說極是然觀注意亦似本作興雨

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

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

也○無公後務大篇作無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

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

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舊校云

益一作愈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

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為太宰掌

邦國以治官府以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乾下與上小

紀萬民此之謂也道何其咎吉乾為天天道轉運為乾初得其位既天行

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復自進退又何咎乎動而無

咎故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乾動反其本終復始今

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欲多○臨財各本列近則持

呂氏春秋卷十三 務本 告

諫列位也持將眾則罷怯罷勞也以此厚望於主豈不

難哉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舊校云臨財

物資盡則為已盡猶略也無不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

所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故榮

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

獲厚為誣也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詐誣之道君子

不由由用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者未

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有人於此言用我者則國無

患莫若自修患而使用之未必然也使無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無患乎猶尚

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諄言身者已所

而不修故曰奪乎所官小政也推未得治國治官可也此言之若此

人者未任為大臣但可小政也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

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

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以其孝得

必忠於君也以其所行能高仁義於親則知

知必輕身故可以知其未得也古之事君者必先服

能然後任堪任也必反情然後受反情常內省主雖過

與臣不徒取過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

之行也大雅大明之七章也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

惑忠臣解在鄭君之間被瞻之義也見務大論被瞻知齊國衰亂桓公之
之行也薨蟲流出戶蓋不聽管仲臨終之言因諷鄭君○案務大論鄭君問被瞻義不死君不亾君殊不如注所言
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嗣君之子也秦貶稱君薄疑勸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薄疑事見審應覽

務本

七日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旗覆也○旗當與綦同乃極盡之義舊校云旗一作
覆一作揭梁伯子云觀注訓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之俗也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表之荒服也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

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名聖賢之名
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二字當衍其一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逸書也故務在事事在大事地大為地大
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羣抵天翟常祥不庭羣抵歧母天翟皆獸名也不周○此雖山名然不應獨舉當亦與上文為一類山大則有虎豹熊蟻蛆皆獸名不周在翟○蟻蛆未詳所出水大則有蛟龍鼉鼈鱣鮪魚二斤或足獲狙亦可虫旁作為蛟龍可作羹傳曰楚人獻鼉於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鼉羹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鼉魚皮可作鼓詩云鼉鼓辭辭鱣鮪皆大魚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逸書長丈餘詩云鱣鮪發發

呂氏春秋卷十三 論大

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萬夫之長可以

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魁物之怪異也

生謀長大也大故可以成奇謀也空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

也淮南記曰蠶房不能容鶴卵此之謂也新林之無長木也言未久也凡謀物

之成也必由廣大眾多長久信也季子曰後務大篇作孔子曰梁

仲子云案孔叢子論勢篇子順引燕雀爭善處於一室

先人有言云云則作孔子為是燕雀爭善處於一室

之下子母相哺也狗狗焉相樂也區孔叢作煦煦自以

為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

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

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

狗狗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後句上有其為竈突近

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

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

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

賤交相為恃後贊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

疑說衛嗣君以王術見務大論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

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末世及匡章之難惠子

分東西之後君號也說見務大論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

以王齊王也能王齊王亦大也此見愛類篇

呂氏春秋卷十三 論大

七

諭大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其誦 總校王詒壽

分校 許德裕 許郊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鎮洋畢氏校本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遇合夫必已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日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

詹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未之

有也故曰必務本

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

務猶求也

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眾之

眾多也

務其本也務本莫

貴於孝

孝為行之本也行於孝者故聖人貴之

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

天下譽

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

國之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

先也此之謂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

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耕芸疾用天之道

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克無退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

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軒轅帝

也紀猶貫因也○案初學記十七引紀上有綱字注女

媧當在神農前所紀五帝文有訛脫當云黃帝軒轅帝

配貫因劉本無因字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

從者其惟孝也術一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

先本後末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今有

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有

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敢先王之所以治天

簡慢於輕疏者是厚慎孝道之謂也先王之所以治天

下也先王以孝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

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加施究於四海究極此

天子之孝也會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

體敢不敬乎敬畏居處不莊非孝也莊敬事君不忠非孝

也忠正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

戰陳無勇非孝也揚子曰孟軻勇於義勇而立五行不

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

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

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所也

謂貴德為其近於聖也案禮記祭義聖作道所謂貴貴為其近

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

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會子曰父母生之子弗

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置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

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濟水載舟不游涉行道不從邪徑為免沒溺畏險之害故曰能全支體以守宗廟○注免字舊本作逸訛今改

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

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室不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

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道也正六律六律

黃鐘太簇姑洗五聲五聲宮商角徵羽襍八音養耳之道也

以聽耳故曰養耳之道八音八卦之音襍會之道熟五穀烹六畜蘇煎調養口之

道也口熟五穀烹芻豢蘇快蘇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

之道也蘇顏色以說父母之道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

謂善養矣代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樂正子春下堂而傷

足瘳而數月○舊校云一作三月下不出猶有憂色門

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敢問其故也故事樂正子春日善乎而問之也而汝吾聞之

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

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

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嚴親之遺躬

也體躬民之本教曰孝本始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

之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寧其安可能也卒為難卒父

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

此者也此皆祭義之文舊本獨禮者履此者也履義

者宐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

也生也順舊校云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無遺父母惡名

也作也故樂生也逆之則刑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居氏春秋卷十四
本味

卷之四

...

...

...

道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大山鍾子期

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

少選須臾之間也志在流水進而不解也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

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

世無足復為鼓琴者伯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皆通稱悉楚人也少善聽音故曰為

世無足為鼓琴也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亦無所從受禮義法則與

其治也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

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者賢者何用盡其忠乎若不知御者御驥亦不

為之從湯得伊尹祓之於廟○風俗通祀典引此句下有薰以萑葦四字續漢書

禮儀志中注亦燭以燿火釁以犧猥周禮司燿掌行火同今本脫去耳

祓除其不祥置火於桔臬燭以照之釁以牲血塗之曰釁燿讀曰權衡之權明日設朝而見

之說湯以至味為湯說湯曰可對而為乎○對字訛當作得御覽八

百四十九作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

可得為之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

可具夫三羣之蟲三羣謂水居肉攫草食者水居肉攫者臊

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鼈之屬故其臭腥也肉攫者攫

食者食草木謂麋鹿之屬故其臭羶也臭惡猶美皆有所以臭惡猶美若

臘以臭為美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五行之數

各有所用也酸辛甘三才水木火九沸九變火為之紀紀猶節也

呂氏春秋卷十四 本味

然後成故曰火為之節○舊本正文時疾時徐滅腥去

作火之為紀今從御覽乙正與注合時疾時徐滅腥去

燥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熟食或熾或微治除

其勝也齊和之節得其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

中適故曰無失其理也起齊和分也鼎中之變精妙

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品味分齊纖微故曰不

微纖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能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諭說

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望毫毛之近而

轡於手調馬口之和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微也陰

陽之化而成萬物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物

有異功也○注馬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弊敗也爛失

失飪甘而不噉○噉乃噉字之訛後審時篇得時之黍

不食甘而不噉良之不噉而香玉篇於縣切又酉陽雜

組亦云酒食酸而不酷○案玉篇引伊尹曰酸而鹹而

甘而不噉不樂酉陽雜俎亦是噉字鹹而

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臞言皆得其中適

人言味過厚而難入口者有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獾

之炙猩猩獸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獾獾鳥名其形未

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注或作獲獲則

此獾當作灌獲亦當作獲若獾從豸則其獸名今注云

鳥名則當如山鳥名也翠厥也形則未聞也

海經所說也雋鱣之翠鳥名也翠厥也形則未聞也

文選七命注皆作燕選注雋乃燕字之訛初學記與

有舒鴈翠舒鳧翠注尾肉也皆不可食者今閩廣人以

此為美翠亦作驪廣雅驪驪驪也說文作述蕩之擊獸

擊讀如椀椀之椀擊者踏也形旄象之約旄旄牛也在

則未聞○初學記引作迷蕩旄象之約旄旄牛也在

呂氏春秋卷十四 木味 七

也在南方約飾也以鹿牛之尾象獸之齒以飾物也一

日約美也旄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案此論味之美者

何忽及於飾乎楚辭招魂士伯九約王逸注約屈也九

屈難解屈必是屈之訛玉篇云短尾也今時牛尾鹿尾

皆為珍品但象尾不可知耳說文無流沙之西丹山之

南有鳳之丸丸古非字也流沙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

二處之表有沃民所食食鳳非也沃之國在

鳳皇之卵洞庭之鱒東海之鱒洞庭江名也一云魚子也醴水之

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醴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

○東山經注引澧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如蛟皮也

云此注不解百碧疑當從下文作若碧蓋青色珠也

藿水之魚名曰鱈其狀若鯉而有翼藿水在西極若如

山經泰品之山觀水出焉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

是多文鱈魚形狀與此同崑崙山名在西北其

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崑崙山名在西北其

蘋水藻也○郭璞以蘋即西山經之藟壽木之華壽木

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蔥食之可以已勞壽木之華

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指姑之東○舊校云指一作枯

實者不死故曰壽木案齊民要術十引作

括姑則枯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指姑乃姑餘

南方淮南記曰軼鷄雞於姑餘是也赤木玄木其葉皆

可食食之而仙也○注鷄雞舊訛作題難今據淮南覽

冥訓餘督之南○舊校云南極之崖有菜其

改正餘督之南○舊校云南極之崖有菜其

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餘督南方山名也有嘉美之菜故

靈字舊作虛今據陽華之芸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

齊民要術十改正芸

呂氏春秋卷十四 本味

夢之芹

雲夢楚澤芹生水涯○孫云說文艸部莖字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莖徐鍇云此呂氏春秋伊尹

對湯之辭

其為狀未聞盧云案說文有莖字云菜類蒿

周禮有莖

菹又有芹字云楚葵也俱巨巾切又出莖字

驅喜切

今案莖亦是芹凡真文韻中字俱與支微齊相通不勝枚舉但以從斤者言之如沂圻旂祈願斬等字

皆可見

祭法相近於坎壇讀為禳祈左氏傳公子欣時公羊傳作喜時謚法治典不殺曰祈祈亦作震則可知

荳之即為

具區之菁之閒菁菜名吳越浸淵之草名曰土

英

浸淵深淵也處則未聞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

桂

陽樸地名在蜀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越駱之菌

鱸鮪之醢

越駱國名菌竹筍也鱸鮪大魚也大夏之鹽

宰揭之露

其色如玉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鹽形

飯之美者

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飯食也玄山處則未聞

崙之

陽山之稌南海之秬山南曰陽崙崙之南故曰陽

之麩

冀州謂之繫秬黑黍也○孫云案說文禾部秬字

注伊尹曰

飯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秬注糜舊訛糜

又緊舊訛

堅水之美者三危之露三危西崙崙之井井

沮江之巨

名曰搖水沮漸如江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

上有涌泉

焉冀州之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

原本也

○曰山當是白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

山高泉中

山經作高前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

有之○見

西山經

曰果無覈曰蘇羣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箕山

帝祗帝先升遐者所隱也在潁川陽城之西青鳥崑崙山之東二處皆有

甘櫨之果○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應劭曰伊尹書

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此或誤記說文櫨

字下引作青鳥師古漢書注訛作青馬海外北經注引

作有甘祖焉祖音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浦濱也橘所生

祖黎之祖又不同漢上石耳所以致之漢水名出於嶓冢東注

澤出柚致之致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馬名周

龍行迅謂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

之遺風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以道者止彼在已謂

先知道疆取也道謂仁義天下之道道者止彼在已

他已成而天子成孟子曰得乎丘民為天子天子成

則至味具天下貢珍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

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要約也越越輕易

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天下化之豈必越越然輕易多為民之事也

本味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為也似遲而速

以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

之日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也還歸二年似遲也甲子

野故曰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歷文王

忘王門之辱武王繼位雖臣事紂不忘文王為紂所拘

相女童擊鐘鼓示不與紂異同也武王以此為恥而不

均即玉字淮南道應訓注云以玉飾門也注擊字

舊本缺據淮南注補又下脫異字亦案文義補

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紂為天子也甲子之日尅

易得也固常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

士也此云河內不知何本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賢君

文王賢文王所邑也觀故釣於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

能文王之德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

○此注訛舛顯然劉本注本改子光二字為夷味似順

而實非也梁伯子云史記以吳王僚為夷味之子光為

諸樊之子漢書人表亦以僚為夷味子而公羊襄廿九

年傳謂僚者長庶左傳昭廿七年正義據世本以僚為

壽夢庶子夷味庶兄而光為夷味子先儒皆從史記不

從世本乃高氏於當染簡選察微三篇注云夷味子光

於忠廉篇云光庶父僚皆依世本為說此處若依劉注

改本是又依史記為說且誤解公羊長庶一語以為夷

味之庶子而不自知其子盾矣盧云案此注但當改庶

長子為庶父便與前後注合且下文王子光即於此注

內帶見亦是今去子光而改夷味客有言之於王子光

尚贖一王字未去所改未為得也

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光惡子胥之顏貌

也

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請問

也

憎

也

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故事願令王子居

也

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言於重

帷中見

衣若手者為說霸國之說也許諾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

而與之坐搏執子胥之手與說畢王子光大說子胥說

將必用之也子光大說其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

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

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

相舉楚南鄙邑九戰九勝追北千里北走昭王出奔隨遂有郢

五戰及郢郢楚都傳云親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恭王之

改名熊居聽費無忌之讒殺伍子子棄疾也後鄉之耕非忘其父之

讎也待時也鄉曩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墨者有田鳩欲

見秦惠王田鳩齊人學墨子術留秦三年而弗得覓客

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

如秦如之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

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

之而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不成有

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

與影不可離步行日中影乃逐之不可得遠之也人故

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分大竄藏勤勞

之訛別字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舜是有從千乘而

得天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有

從匹夫而報萬乘者豫讓是也趙襄子兼土拓境有兵

其義而不殺豫讓卒不止終得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

水凍方固也固堅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

而不遇時無功五稼非春不生智方葉之茂美終日采

之而不知不知其葉秋霜既下眾林皆羸羸葉盡也事之難

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鄭子陽之

難獬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

也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眾因之以殺子陽高國之眾因

殺二子逐失牛之亂如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而

況乎以人為唱乎飢馬盈廐嘆然嘆然無聲未見芻也飢狗

盈窘御覽八百九十六作宮字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

禁動猶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

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

徐州齊湣王僭號於東民不順之故困邯鄲以壽陵困

於萬民而衛取繭氏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萬民不附以

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細小也遇大國

取之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當亂世

之天不再與時不久畱能不一兩工事在當之一天不再與一姓不再

與時不久畱日中則昃者也
首時一作胥時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

可為未春無可為生未秋無可為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

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

弗能禁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為不忠不信人人自為忠信若性自然不可禁止也故善

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為不忠不信亦不能禁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也久

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讎用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也禁止也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

起變之而見惡郢楚都也楚人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習久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賞罰易而民

安樂易其邪而施其正民去邪從正故安樂也氏羌之民其虜也氏與羌二種夷民言氏羌之民為寇氏羌之民為寇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焚燒也皆

成乎邪也不得天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

民賞罰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昔晉文公將與

楚人戰於城濮城濮楚北境之地名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柰

何而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咎犯對曰臣聞

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詐者謂詭變而

用奇也○舊校云一本作以力戰之君亦詐之而已文

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

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

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

言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敗破也反而為賞雍季在上上首

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

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

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

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

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

則成焉移猶歸成乎詐其成毀雖成必毀其勝敗雖勝後必毀天下

勝者眾矣而霸者乃五乃猶裁也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

也居五霸之一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同等秦勝於

戎而敗乎殺

秦繆公破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禦之

殺大破之

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

莊王服鄭勝晉於邲故曰勝乎諸夏

也及昭王南與吳人戰吳破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

武王得之矣

知故一勝而王天下

一勝

眾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

獨外也

亦從內發之也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

智伯求地於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韓非難一淮南汜論人閒訓說苑復恩篇古今人表高赦竝作高赫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曰一作赫

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

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

惟獨

吾是以先之仲尼聞

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

失禮

一人謂高赦○王伯厚云趙襄子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辯其妄

為六軍則不可易

輕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

而擊智伯斲其頭以為觴

觴酒器也○孫云案此可證飲器之為酒器

遂定

三家

韓魏趙也

豈非用賞罰當邪

當正也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

則不設

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攻伐也

故桀

紂雖不肖其亾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

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

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亾也桀紂不亾雖不肖辱未

至於此至於此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

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天下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

功名也亾國之主不聞賢亂以警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

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由耕耨始也故曰

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

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說

苑權謀篇四小進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

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才輕好須臾之名不

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正文其王若重幣卑辭以

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

王何患焉得其糴終必得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

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

土鄰境道易人通○說苑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

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

十七隄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故曰非吳

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

仇也御覽八百四十養作蔡財遺而民恐說苑悔無及也不若

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術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

饑代事也先王謂閻閻也代更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

不然吳王夫差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

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

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

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禽夫差吳王也禽為越所獲楚王欲取

息與蔡楚王文王也息蔡二國名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

得息柰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

曰吾姨也此之謂也案此乃蔡哀侯也注誤又女弟當作女兄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

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舊校云而一作以楚王曰諾於是與

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

不勞師徒而得之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

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無恤襄

子也服衰謂暮年勿復三年也夏屋山代之南山也觀望欲令取代也太子敬諾簡子死

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

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

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

俗也俗土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

歸舊校云一作反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

弟姉妻之案弟姉二字不當連文據趙世家代君許

諾弟姉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好於代者非一事故言萬

也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土馬

襄子也馬郡也言代君以馬奉襄子也○傳無州字 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

盡謁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酒醉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曰馬郡盡也○馬郡盡似當在上節

之下言善馬俱盡也注欠順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

也也置兵其中不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作之

欲代君覺之也可以殺人酣飲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下也首碎故腦塗

也地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

其妻遙聞之狀疑之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

笄之證舊校云一作山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

得之不備道理三君越王句踐楚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遵循也然而後世

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

假令無其闕失雖為王可也

長攻

長攻 長攻 駢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天不復

慎其為人修仁義故曰不可也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

釣於雷澤陶作瓦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

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黔首民也水潦川

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入也夫湯遇桀武遇

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民入也苦勞也舜

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同辭也○注其未遇時

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水利灌漑編蒲

鞏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居止然後免於凍餒之患患難也

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

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眾友之盛○孫云振振王

注先引此作陳陳殷殷無不戴說高誘曰殷盛也後又

引此作輒輒殷殷莫不戴說高誘曰殷盛也後又

殷殷或為殷殷故兩引之輒知葉切殷仕勤切案此所

引蓋呂覽別本又廣韻一先有轉字在田字紐下引天

子轉轉啟啟莫不載悅注喜悅之貌又十九臻有啟字

引呂氏春秋注云殷殷動而喜貌輒轉啟殷皆與呂氏

今本不同而又互異說文欠部啟舜自為詩曰普天之

云指而笑也然則从支从受皆非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王○

伯厚云疑與咸邱蒙盡有之賢非加也加益也盡無之賢

同一說而託之於舜非損也損減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亾號而虜晉

號當為虞百里奚虞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
勝秦繆姬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
也而去之秦此云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
其飯牛於秦傳鸞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
大夫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職
子桑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事屬付百里奚也
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
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
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
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御覽四
有號曰五殺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
大夫六字

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
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
不糝宰子備矣備當作憊憊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孔子弦歌於
者病莫能與此之謂也故曰幸子憊矣
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
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舊校云伐一作拔案窮於陳
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夫子弦
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顏
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

昭氏警秋卷十四 慎人 註

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莊子讓王篇

及風俗通俱作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

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

斯濫矣○拘莊子風俗通並作抱以遭亂世之患

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

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眾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

子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此之

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遇麗姬之讒出過曹越王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克復其恥為霸君

故曰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返更也

取瑟而弦歌○烈然返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干楯也○

瑟莊子作削然反琴然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高下喻

言不能知孔子然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其達亦樂樂兼

聖德之如天地言樂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近喻

也下所樂非窮達也道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近喻

得道之人不為窮極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寒暑陰陽也

不為達顯故一之也也故許由虞乎潁陽虞樂也潁

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也故許由虞乎潁陽虞樂也潁

故能天下而不屈於堯養志於箕山而其伯得乎共首

山在潁水之北故曰樂乎潁陽也而其伯得乎共首

共國伯爵也棄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出

何書也○梁伯子云共伯值厲王之難攝政十四年乃

率諸侯會二相而立宣王共伯歸其國得乎共首所謂
逍遙得志乎共山之首云爾安得有棄國隱山之事開
春論注又以其伯為夏時諸侯大誤盧云案誘時竹
書紀年猶未出故云不知出何書而所言皆誤也

慎人一作順人

七曰凡遇合也時疊一時字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

翼之鳴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

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

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

為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僅猶裁也孔子有聖德

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言不知

能用之所以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

絕所以亂也多幸愛不肖之人而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其幸大者

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己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為苟處居

為苟易邀於必審諸己然後任任然後動任則處德凡

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

遇惡得不苟惡安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達通人之

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善一作喜客有以吹籟

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籟二孔籥也越王不善

為野音而反善之野鄙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

言不肖而歸之故
日亦有如此者也
人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

必生也
謂終死
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

以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
藏私財於外也
姑妯知之曰為我

婦而有外心
釋名俗或謂舅曰章又曰
不可畜因出

之
以為盜竊犯七
婦之父母以謂為己說者以為忠終

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
不知其女之所
宗廟之滅天

下之失亦由此矣
亦由此不理者故宗廟
故曰遇合也

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

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
黃帝說之
黃帝曰厲女德而弗

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
惡醜也奚何也言勅厲女

以內正而不衰疏故曰雖醜何傷明說惡也
厲舊作

屬案屬與下付與意復觀注以勅為訓則當作厲字因

形近而訛今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

受也文王嗜昌蒲菹
昌本菹
孔子問而服之縮頰而食之

三年然後勝之
勝服
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

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
苦傷也
海上人有說其臭者

晝夜隨之而弗能去
去離也
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

曰敦洽讎麋椎顙廣顏色如漆赭
○麋舊作麋案李善注左太冲魏都賦劉

孝標辯命論竝作麋御覽三百八十二同初學記作眉與麋同今定作麋椎舊本作雄校云一作推案魏都賦

名氏壽考卷十四 遇合 語

注作推今從之廣韻作狹穎廣額顏色如漆今漆赭舊

本作淡赭校云一作沫赭沫或沫字之誤沫即漆字辯

命論注作漆赭今從之初垂眼臨鼻舊校云長肘而

學記作色如漆無赭字整整股今脫股字誤為股入注中而又誤增二字也

侯見而甚說之今本缺下注醜惡無德正相反外使治

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

洽讎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怪一作知客有

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會曰

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無所知也知而使之是侮

也慢侮且不知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喪滅

也之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讎麋貌惡足以驚人而友

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亾而友不衰友愛敦洽讎

者也楚怒而伐之以至於滅而愛之不衰廢也夫不宐遇而遇者則必廢若敦

麋醜惡無德不宐見遇而反見宐遇而不遇者此國之

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賢者至道宐一遇明世佐時理

世不知賢不肖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從此宐遇

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三

者弗能國必殘亾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

十猶尙幸所遇不當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賢聖之後

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舊校云豈能獨哉陳舜之苗
賢聖之後也孽病也所遇不當為楚所滅
苗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遇合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龍逢諫桀而桀殺

也諫紂紂剖其心視之故曰戮箕子狂惡來死紂之

此處龍逢各本皆不作逢仍之桀紂殺忠臣人主

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平江伍子胥

夫差不欲與越糴夫差不信之不從莫宏死藏其血三

年而為碧莫宏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

其言以鴟夷置子胥而投之江也

寅叛其君莫宏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為婚媾莫宏事

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為之殺莫宏不當

也○衛奚左傳作衛奚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疑曾子悲孝已殷王高宗子也會參以其至

注以字舊莊子行於山中○舊校云見木甚美長大枝

脫今補葉盛茂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也輕天下細萬物其術尚

虛無著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五十二篇

木漢志今木十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

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

故人之家舍止也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為殺鴈饗

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

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
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舊校云一作以不

能鳴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閒

材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

然無詆無訾○莊子山水篇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

有專為一上一下以禾為量禾三變故以為法也一

謂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也見淮南子繆而浮游乎萬

物之祖始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物物而不

喻天地不在萬物中故曰不物若制此神農黃帝之所

禮者不制於禮也不以物自累之也

法法則也神農少典之子赤帝也居三皇之中農殖嘉

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軒轅氏也得道而仙言二

帝以此為法則者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傳猶成則

毀大則衰廉則判判廉利也尊則虧直則骫尊高也傳曰

曰則虧骫曲也直不可久故曰直則骫詩云草木死無

不萎此之謂也○此約小雅谷風之詩無草不死無木

不萎二語合則離愛則隳隳廢多智則謀不肖則欺多

則人謀料之不肖則人欺詐之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

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也缺其名秦人也秦在西

地名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

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列子說符盜相謂曰此天

作步而去

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恕我於萬乘之主劫奪其財

不以禮為辱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

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蹤也於是相與趨之趨逐也行三十里

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缺為賢人故○盧云知與不知注皆不得本意當云牛

缺使盜知其為賢人故也下注當云孟賁不使船人知其為勇士故也此則與上文一意相承所謂如此如彼

皆不可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五○章懷注後漢書鄭太傳引孟賁過河先於其伍古

伍字作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先其伍超越次顧不知其

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植豎指直

○御覽三百六十六鬢作鬚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揚動也播散也入猶投也

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正涉無先者無敢先孟賁也又況

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賁為勇士故也知與不知皆

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之近無愁難猶未可必也蓋有

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盧云此二句頗似注中語誤入正文若直接

上注猶未可必之下正相脗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

合注未一也字當為衍文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春秋魯哀十四

年傳曰宋桓魋之有寵欲害公公知之攻桓魋魋出奔

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宋未僭稱王也此云王使人問珠復也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

相及也紂為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充猶大和調何益和調

善之者也。紂不能行之故曰何益也。○盧云此注又錯說本意謂當紂之時善人亦不得免焉如魚之安處於池而適遭求珠之害故曰和調何益終篇皆言處世之難必耳高氏意常歆羨秦市之金豈亦知己之多誤乎

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舊校云帷一作帳聚居眾無不趨過之必趨

輿隸媼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定安也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幽通記曰張毅修禪而內偏此之謂也單豹好術離俗棄塵○舊校云一作

棄世謂不羣也。不食穀實不衣芮溫不食穀實行氣也芮絮也身處山林

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獨此之謂

也。○舊本作治衷不外調也孔子行道而息○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演

連珠東野有不釋之辯引此作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

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

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

○選注引作子耕東海至於西海與淮南人閒訓同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

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孰也

嚮之人謂子貢也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術外

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

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

者不必在人者已必在己無不遇矣

必己○一作本知一作不遇

